

# 廣揚

惡人將叫自己的醜惡捉住，  
被自己的罪惡纏住。爲着他不能  
受訓誨，必要死亡；又因了他極  
度愚昧，必要淪滅。

——箴言，五章，三十二三節。

惡人不拘在那裏，都要踏碎  
他們；……。

——約伯傳，四〇章，一二節。

9

天津天主教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出版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 第九期目次

|                      |                     |     |      |
|----------------------|---------------------|-----|------|
| 半月大事                 | 法利賽人的黨徒——文貴賓(漫畫)    | 林生  | (一)  |
| 文貴賓又一罪證              | 文貴賓給卜相寶的手令原文        | 林生  | (四)  |
| 文貴賓給卜相寶的手令原稿         | 文貴賓利用天主教破壞我國內政的又一鐵證 | 林生  | (五)  |
| 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破壞我國內政的又一鐵證 | 受迫害者的控訴             | 林生  | (八)  |
| 「下地獄不下地獄，不是你決定的！」    | 文貴賓害得我脫離了革命大家庭      | 羅國峯 | (九)  |
| 帝國主義的「神權」誤了我         | 我父親沒有聽他的話           | 羅國峯 | (一〇) |
| 還有一個反動命令             | 不覺得奇怪               | 羅國峯 | (一一) |
| 文貴賓的罪惡(漫畫)           | 愛國主義分子是法利賽人的黨徒      | 羅國峯 | (一二) |
| 「不後人」                | 「讀後感」               | 羅國峯 | (一三) |
| 「軸子」                 | 文貴賓                 | 羅國峯 | (一四) |
| 來函摘錄                 | 文貴賓                 | 羅國峯 | (一五) |
| 聖母軍的萬惡罪行(續)          | 文貴賓                 | 羅國峯 | (一六) |



## 濟南市天主教革新委員會成立

濟南市天主教革新委員會於十月十八日召開成立大會，主席韓世麟報告革新運動經過後，繼由各界代表致詞，一致表示：今後要用全力支持天主教的革新運動。接着教徒代表陳維國等控訴了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的罪行。雙目失明的六十二歲育嬰養老院的老人張德君說：「育嬰養老院的外邊，掛着『施捨救貧』的招牌，可是我們老人呢？吃的是不用筷子的稀飯，發霉的土豆子、爛白菜、生蛆的鹽水。我足足拉了九年的風匣，每天五、六個饅頭，餓得直打撲！我們向帝國主義的修女們求一碗飯，她們說：『死了是救你的靈魂』，這那裏是養老！簡直是『死人舖』啊！」

大會選出革新委員二十九人，並通過暫行章程和成立宣言，一千八百七十一名教徒當場在宣言上簽了名。

## 濟南依法逮捕間諜分子楊恩賚

十月十七日，濟南市公安局依法逮捕帝國主義間諜分子楊恩賚（C. Jarre），並將予以應得的懲辦。

楊恩賚（德籍）是山東教區總主教。自一九〇五年起，先後兩次來華『傳教』，四十六年來，一貫作間諜活動，一九三五年曾指使軍閥王開魯，鎮壓德育中學的反帝自治運動。日寇入山東後，楊犯和日寇勾結，組織特務武裝，直接參與侵華戰爭。日寇投降後，又積極幫助美蔣特務，進行反人民活動。一九四六年九月間，成立特務組織『民衆救國團』；一九四七年又幫助蔣匪組織『九九九』特務部隊（又名『國防部別動縱隊』），並派神甫充任『隨營司釋』。又利用教徒組織『選鄉團』，屠殺人民。

解放後，造謠誣蔑政府，散發反動書刊，並成立反動組織『聖母軍』，破壞三自革新運動。今年三月，濟南教徒曾提出控訴，要求政府嚴厲懲辦。濟南市人民政府經過調查，鑒於事實確鑿，就令公安局依法逮捕。

## 長沙驅逐羅寶田出境

湖南瀏陽縣天主教法籍神甫羅寶田，私藏軍火，掩護蔣匪特務進行反革命活動，於十月二十七日被長沙軍事管制委員會驅逐出境。

瀏陽解放以後，羅寶田掩護蔣匪特務馮雷國、陳伯仲等組織「華中反共救國軍第一縱隊」，去年七月二十四日在瀏陽天主堂內舉行成立大會，馮等被捕後，供出天主堂內私藏有軍火，經政府搜查，在贛犯羅上查獲馬牌手槍一支，在其茶園中挖出左輪手槍一支，一響手槍四支，步槍一支，卡賓槍四支，步槍子彈三百七十六發及其他軍用物資一批。羅犯又曾於一九四四年担任蔣匪別動軍第四縱隊軍營處長，依勢向長沙附近居民勒索了二百担穀子，長沙軍事管制委員會依法將羅犯驅逐出我國國境。

## 兩個帝國主義分子 在福州被判處徒刑

福州市軍管會軍事法庭，在十月十九日開庭公審天主教內帝國主義分子薛仁堪 (Cecilio D. Ruiz Onaligena, 西班牙籍神甫) 和李喬仁 (Amator De Orlis Barua, 西

班牙籍神甫)；並當庭判決薛仁堪徒刑九個月，李喬仁徒刑一年，刑期滿後驅逐出中國國境。

薛仁堪是多明我會會員，在一九三六年二月由西班牙多明我會派遣來到中國，先後在福建平潭、涵溪等地活動；一九四九年一月，到福州揚光中學任英文教員兼會計，在宗教外衣的掩護下，暗中進行反對中國人民的活動。四九年六月五日，揚光中學全體師生反對該校長西班牙籍神甫家善友勾結國民黨特務的反動罪行時，薛仁堪一面用欺騙方法秘密放走家善友，一面又勾引匪軍一〇軍派兵到校鎮壓。解放後，他在前福州教區總主教趙炳文、前福州教區副主教胡良明和李喬仁的指使下，在福州組織「聖母軍」；並挪用學校經費作為秘密活動經費，前後約值大米一萬二千多斤。他經常收聽「美國之音」，散佈謠言，甚至著作彌撒講道時公然宣傳蔣匪快要回來之類的話。今年一月，福州愛國教徒發起革新運動後，他用各種手段加以破壞，並阻撓同學學習進步理論，破壞抗美援朝運動。

李喬仁是在一九二五年來中國的，先後在福州天主教崇真堂「傳教」，担任揚光中學主任兼董事長和福州

多明我會長等職務；一向都是假藉傳教爲名進行反動活動。他曾指使薛仁堪、家善友破壞學生愛國運動，組織「聖母軍」，並挪用校款供給國民黨匪特務鄧文凱使用。他並私藏武器，計：卡賓槍一枝，子彈二百四十七發，手槍一枝，子彈三十發，信號打獵兩用槍一，子彈一百二十發。

在十九日的公審大會上，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以及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委員會的代表們都發了言。除了擁護政府逮捕審判上述兩個帝國主義分子外，並要求政府嚴辦趙炳文、胡良明兩個帝國主義分子。福州市軍警會接受了代表們的要求，在第二天（二十日）令公安局把趙炳文、胡良明兩人驅逐出境。趙炳文和胡良明也都是西班牙籍。

## 開封市救濟分會

### 接管天主教嬰兒院

開封市救濟分會受政府委託最近接管了天主堂嬰兒院。這所嬰兒院成立於一九一八年，最早的負責人是團員美籍修女，一九四〇年改由意大利籍修女巴樂徵主持。外籍修女們隨意殘害中國兒童。有一個名叫巧芝的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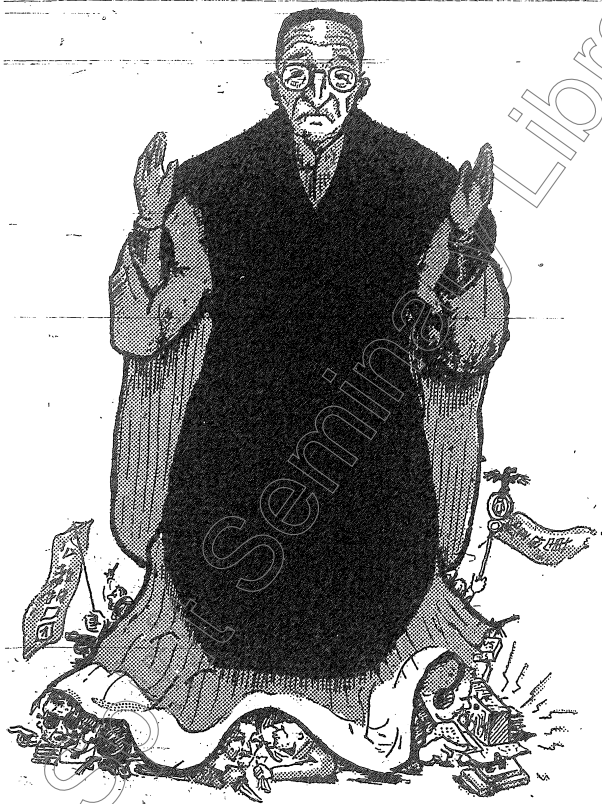
孩，頭上生了瘡，巴樂徵說她不乾淨，命中國籍修女驅迫她吃了許多肥皂水和半碗食鹽。一九四六年冬天，有四、五個女孩子，因爲背不熱聖經；被外籍修女剝光了衣服毒打，並且驅迫裸體跪在雪地上「悔過」。

樊永泰在嬰兒院擔任掩埋兒童屍體工作，已經二十多年了。他說：『我手裡的兒童，就有三千一百多個。』今年二、三月間，巴樂徵畏罪逃回本國。

嬰兒院現在只有十六個兒童。這些倖存的兒童，都患有嚴重的疾病。人民政府接管以後，已對她們進行妥善治療。

## 胡文耀吳克齋列席政協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已經舉行三次了。前兩次沒有天主教代表參加。第三次會議（由十月廿三日至十一月一日在北京舉行）我天主教有兩位應邀列席：一位是上海震旦大學校長胡文耀，一位是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主任委員吳克齋。在十月十七日，宗教事務處曾邀出席與列席大會的宗教界代表座談，在這個座談會上，吳克齋主要報告了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的經過，給各宗教作爲推動革新運動的參考。



賓 貴 文——徒黨的人賽利法

： 作 生 林 。



## 進一步認識教內帝國主義

### 分子侵略我國的真面目

我們轉載了人民日報發表的帝國主義分子文貴賓利用宗教侵略我國的鐵證之一，「如何遵守羅馬教廷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的命令」。這個反動證件對於我們天主教徒，特別是熱心的良善的而不明教會內幕的教徒，是非常重要的。它本身清楚有力地說明了帝國主義是如何野蠻地、露骨地、肆無忌憚地利用宗教侵略我國，同時也明白地解決了我們教友心中存在的所謂「神長問題」與「神權問題」。

前些年天津是文貴賓活動的大本營，今天還有少數神甫有「文貴賓的命令站在宗教立場上（按即是反動立場）是對的，站在人民立場上是不對的」荒謬說法，還有少數修道生有「反對文貴賓是反對長上，犯天主第四誡」的糊塗說法。這說明帝國主義在天主教內的影響，特別是在神甫修士中的影響，是如何地深了！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帝國主義分子，只要有一點宗教信仰，就應當認清目前國際的形勢——人民的正義戰勝反人民的黑暗世界的世紀。

西歐與美洲的資本主義，在歐美工人階級衝擊之下，搖搖欲墜。梵蒂岡不但

沒有站在廣大的工人方面，反對少數的「小撮百萬富翁」，反而站在華爾街老闆的立場上反對工人。例如一九四七年梵蒂岡會下令禁止教友參加國際婦女民主協會、世界工會與世界青年民主協會三大國際組織，這三個民主組織是保護工人階級解放反對帝國主義血腥統治的。而黎培里根據這個反動命令更具體地、野蠻地禁止天主教徒參加一切政治學校、青年團、婦女會等，比梵蒂岡更毒辣地進一步不准教友參加中國的軍隊。

華爾街的百萬富翁，爲了自己的利益，瘋狂的向全世界進攻。華爾街的忠實走狗梵蒂岡及黎培里竟一點不顧天主教的教義向其主子效忠。「愛人如己」是天主教的基本教義之一，而梵蒂岡不但毫不留情歐美廣大失業工人，竟向失業挨餓的工人宣戰，解散工人的隊伍。天主教第四誡明白規定愛國家，而文貴賓竟下令不准教友參加祖國的軍隊！

教友們，教內帝國主義分子用「神權」禁止我們參加軍隊，就是要亡我們的祖國，我們還認他是神長，還認爲他有神權，豈不是成爲認賊作父的笑話了嗎？

文貴賓的反動罪證，使我們天主教徒看了不寒而慄。我們應當提高警惕，揭露着「神權」「神長」假面具的帝國主義分子，給任何敢濫用神權神長名義破壞我們祖國，破壞我們革新事業的帝國主義分子以嚴重打擊。

我們看了文貴賓的罪證後，應當堅決與教內的「敵我不分，認賊作父」思想作鬥爭，應當堅決與隱藏在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作鬥爭！



## 文貴賓又一罪證

已於今年五月二十八日被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明令驅逐出境的天主教內帝國主義分子文貴賓，在居留中國期間，執行羅馬教廷反動命令，破壞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滔天罪行，從最近天津市公安局發現的文貴賓給卜相賢的一份手令中，更得到了充分的證明。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梵蒂岡教廷公佈了一件天主教徒應如何對抗共產黨的命令，規定禁止天主教徒加入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各種組織、各種學校；禁止天主教閱讀進步的書報，並訂出了對進步的教徒們的懲罰辦法等。

此一文件首先經梵蒂岡電台廣播，並由其他各個反動的廣播電台在新聞節目中扼要報導其內容，同時在羅馬出版的梵蒂岡半官方意大利文刊物「*basilicatore Romano*」及梵蒂岡機關報拉丁文刊物「*La Apostolica Edita*」上公佈。梵蒂岡教廷並向其駐外公使或代表寄發此一文件，並經該公使或代表通告各所在國家的大主教。

在中國的「教廷公使」黎培里（Antonio Riberi）收到此文件後，即在其上海辦事處，羅岡（Legend）神甫主持的公教教務協進會出版的油印刊物「家庭通信」（*Lettere de Famille*）上公佈。天津教區的天主教主教文貴賓（Jean de Vienne）接到這一命令後，即召集天主教耶穌會天津院的「院長」（*Superior*）兼津沽大學副校長、相賢（Boninger, Alf）及鄭化民（L. Steenstra，已驅逐出境）、滿濟世（*Broeder*）*Malie Herrens*、卜速補（E. Kammerer）、明興禮（J. Mons Terleest，已驅逐出境）、凌安瀾（L. Brillinger）、張子良等中外籍神甫十餘人集會討論如何具體執行此項反動命令，並作出議決方案。文貴賓於八月十五日將此次會議的議決方案簽名頒佈。

卜相賢接到這一文貴賓簽名的議決方案後，即在耶穌會會員間依次密封傳閱，並於當週的星期日在津沽大學教堂講道時，對全體教徒逐條解釋，着重指出：「家長要禁止子女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此後，又不斷在津沽大學、聖功女子中學等學校及反動組織「聖母軍」中對教徒宣講此一方案，並會在津沽大學、法漢中學、聖功女子中學、西開中學四校（四校代表：卜相賢、王際五、德玉珍、魏玉書）所組成的定期秘密會議上，由卜相賢主持，研究並討論具體執行的辦法及彙報執行的情況。在此以前，卜

相賢會從「家庭通信」刊物上將此項命令摘出，放在神甫休息室內以便於傳觀。

文責賓等帝國主義分子不斷破壞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破壞天主教革新運動的罪行被愛國天主教徒揭發並進行控訴之後，天津市公安局根據廣大天主教徒的要求，傳訊文責賓，並依法將其驅逐出境。但在傳訊期間，文責賓對於執行羅馬教廷反動命令，並給下相賢手令的犯罪事實，隱匿不供。天津市公安局後在案犯帝國主義分子卜相賢、鮑翊華口供中得到了線索，追查出該手令的原文。現將原文譯出如下：

### 文責賓給卜相賢的手令原文

文譯

如何遵守羅馬教廷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的命令

規定。有些幹部的職任是無重大關係而且沒有害的，所以斷定罪過應看他的職位。凡是接受共產主義道理的，及教授他人的，尤其是宣傳道理的，當然要給予革除教籍的法定處罰。只有主教一人可以赦免這種處罰。（法典二二一四條）

二、禁止參加的學校：華北大學、革命大學、公安學校、軍政大學、職工學校。由於這些學校的性質，教徒參加有背教的危險，凡天主教徒學生入了以上學校，就不能給他們聽神功。但如有重要原因必須在以上學校讀書時，須經主教許可。

三、禁止參加的社團：青年團、民主青年同盟、南下工作團。由於以上各社團的性質，凡是教徒做了團員都不能給聽神功及赦罪。

四、婦女會：天主教徒自動地甘心情願進入這會者，不能給他赦罪辦神功，因為那是真正幫助他們的。

五、天主教徒自動甘心願意參加共產黨的軍隊者，不能給他赦罪辦神功，因為那是真正幫助他們的。

六、工會及學生聯合會，在目前形勢下，不能完全禁止參加。

七、報紙：雖然是毒害的，不能完全禁止閱讀，因為教授們、高級學生們、商人們需要看報紙的某一部分。因此，每個人應當按着良心看自己需要知道的，每個人都要小心，不要看理論方面的東西。

八、解釋共產主義道理的書是被禁止的。然而學校的校長、教授們，如果有讀那些書的必要時，可以有一部分甚至可以全看，以便預先保護學生不受假道理的毒害。在學校中有職任的神甫們，在某種特殊環境下，可以許可看那些書。

九、看時機的變化，以上的規定得隨時增添或改動。

卜約·文責賓（簽字）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在天津

STATUTUM UNIVERSITATIS SINGAPURENSIS

-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9/ ...

稿原令字の製相小給資貸文

HOLO

Library

報日民人

評 短

# 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破壞我國

## 內政的又一鐵證

是反對帝國中的人國主義一件而又一鐵證。文貴賓在留居天津的期間，曾發過許多的反動文件，這厭

再受他這一個反動分子之愚弄，手令說明，要求他國，禁止他們，帝國的結，起如何，利用，共同，對天主教徒的覺醒，因為，地，經，高，不

止。他這一個反動分子之愚弄，手令說明，要求他國，禁止他們，帝國的結，起如何，利用，共同，對天主教徒的覺醒，因為，地，經，高，不

等。他這一個反動分子之愚弄，手令說明，要求他國，禁止他們，帝國的結，起如何，利用，共同，對天主教徒的覺醒，因為，地，經，高，不

進。他這一個反動分子之愚弄，手令說明，要求他國，禁止他們，帝國的結，起如何，利用，共同，對天主教徒的覺醒，因為，地，經，高，不

動的。他這一個反動分子之愚弄，手令說明，要求他國，禁止他們，帝國的結，起如何，利用，共同，對天主教徒的覺醒，因為，地，經，高，不

抗。他這一個反動分子之愚弄，手令說明，要求他國，禁止他們，帝國的結，起如何，利用，共同，對天主教徒的覺醒，因為，地，經，高，不

多。他這一個反動分子之愚弄，手令說明，要求他國，禁止他們，帝國的結，起如何，利用，共同，對天主教徒的覺醒，因為，地，經，高，不

依。他這一個反動分子之愚弄，手令說明，要求他國，禁止他們，帝國的結，起如何，利用，共同，對天主教徒的覺醒，因為，地，經，高，不

忍。他這一個反動分子之愚弄，手令說明，要求他國，禁止他們，帝國的結，起如何，利用，共同，對天主教徒的覺醒，因為，地，經，高，不

在。他這一個反動分子之愚弄，手令說明，要求他國，禁止他們，帝國的結，起如何，利用，共同，對天主教徒的覺醒，因為，地，經，高，不

聯。他這一個反動分子之愚弄，手令說明，要求他國，禁止他們，帝國的結，起如何，利用，共同，對天主教徒的覺醒，因為，地，經，高，不

的。他這一個反動分子之愚弄，手令說明，要求他國，禁止他們，帝國的結，起如何，利用，共同，對天主教徒的覺醒，因為，地，經，高，不

的。他這一個反動分子之愚弄，手令說明，要求他國，禁止他們，帝國的結，起如何，利用，共同，對天主教徒的覺醒，因為，地，經，高，不

的。他這一個反動分子之愚弄，手令說明，要求他國，禁止他們，帝國的結，起如何，利用，共同，對天主教徒的覺醒，因為，地，經，高，不

HOLY

## 受迫害者的控訴

編者按：十月三十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文貴賓給卜相賢的手令」（本刊本期轉載），是文貴賓許多反動文件之一。天津市有許多教友會因這「手令」受到迫害。現在我們把竊國峯等受迫害的事實發表在下面，由此我們更可以看出法利賽匪徒是怎樣挑撥人民和政府對抗。另外，李德培神甫和王洗耳神甫也針對這個手令發表了談話，一併發表在下面。

「下地獄不下地獄，

不是你能決定的！」

竊國峯

一九五〇年春，我去西開天主堂滿四規。聽神功的是文貴賓。他問我：「你的孩子們在那裏上學？」我告訴他有兩個上向陽中學，有兩個上市一中人民義務小學。他一聽就「火」啦，用命令的口吻說：「你要把你的孩子送到教會學校去

上學，不然，我就停你的神功。」當時我非常生氣，就質問他：「奉教的學校全是私立的，我沒有錢，你給拿學費嗎？再說，奉教的學校離我家遠，我的孩子年歲全小，我不放心，你能負安全的責任嗎？」文貴賓氣急了，可是又沒有正當的理由反駁我的話，這時他就又用帝國主義的神權來威嚇我，他說：「你不聽主教的話，就是不聽天主的命，不聽天主命死了就下地獄！」把帝國主義分子的醜惡面貌，完全暴露出來了，他想用壓力使我屈服。我實在忍無可忍了。立時終止了辦神功，也不聽罰補贖經了，站起來，隔窗神功

格子的小窗戶對他說：「下地獄不下地獄，不是你能決定的！」說完就走了。

我們在報上看到文貴賓給卜相賢的手令，其中有一條：禁止教友入華北大學、革命大學、公安學校、軍政大學、職工學校。這已經是毒辣的陰謀了，那裏知道還不限於這幾個學校，竟連一般的學校也不許教友們上了！這充分暴露了他對中國人民的敵意。

## 文貴賓害得我脫離了革命大

### 家庭

羅尊禮

天津解放不久，我就考進華北大學了。在華大遷往正定之前，我找到文貴賓向他說：「主教，我考上華大了，現在要去正定，您給我一個證明吧，我到那邊好進堂。」他聽到這話，立即怒容滿面，好半天才說：「不行，教宗有命令，不許學習共產黨的書，你不能上魔鬼的大學！」我當時證明我不是背教，並且告訴他每主日還參加

「聖母軍」集會（我當時是反動組織「聖母軍」支會的秘書）。他像想起了什麼似的說：「噢，我在正定府當過主教，你要把我這邊的情形，告訴那邊的神甫，你把『聖母軍』這團體帶了去吧。」我們看文貴賓給卜相賢手令的關於禁止參加的學校第二項最後一句：「但如有重要原因必須在以上學校讀書時，須經主教許可。」我在彼時是被文貴賓許可入華大了，可是「重要原因」是什麼呢？很明顯的就是要通過我在正定發展反動的「聖母軍」組織，進行反人民活動。（這裏附帶說一句，我在正定沒有發展「聖母軍」，可是把這反動組織交給石家莊本堂神甫了。）

一天接到我父親的一封信說：「主教說你必須退學，再不回來，他就停止咱全家的神功……」。我就在這種以神權威脅情形下，脫離了這革命的大家庭。

文貴賓先准許我入華大，後又非逼着我退學不可，是什麼原因呢？肯定的說，是因為我在正定沒有發展「聖母軍」！

現在我覺悟了！我恨我自己的罪惡，更恨帝國主義分子；我要向人民立功，要向帝國主義分

子報仇。

### 帝國主義的「神權」誤了我

李學溫

我失業已久，今年三月間，報名投考政治訓練班，想去那裏學習。給文貴賓知道了，他告訴我：「怎末，你要上共產黨那裏去學習？幾個月畢業？」我告訴他三個月。他說：「三個月？三年你也畢不了業。他們知道你是教友，一定不給你畢業。」我當時還迷信帝國主義的「神權」，對他的話不敢懷疑，所以沒有去學習。

### 我父親沒有聽他的話

蘇家峰

我父親，蘇長林，在電軍公司工作。去年九月，公司裏派他到政校學習，以求深造。我父親把這事告訴了神甫，問他的意見。神甫說：「得去開主教。我父親找到了文貴賓，文貴賓說：『你上了他們的學校，接受了共產黨的思想，就完全

背叛了天主教，給你停神功。你若是回頭，得到各堂口去作明補贖，當着大眾悔過。」結果我父親沒有聽他的話。

### 還有一個反動命令

李德培 神甫

前幾天報紙上發表的那個文貴賓給卜相賢的反動命令，完全是事實。記得那時候，我正在西南角富辛莊天主堂養病，文貴賓召集神甫們開會我未參加，但事後聽別位神甫講起過。當時我們幾個中國神甫都反對其中「不許看報」的一條。後來神甫們向文貴賓提過意見，文貴賓也假意接受，要大家把意見寫下來交給他。大家都寫了，可是從此就沒有下文。

我還記得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五月間，文貴賓還宣佈過一個反動命令，裏面的意思大概是：（一）依我想，穿幹部服的就是共產黨員，就應該停他的神功；（二）教科書中講到人是從猿人猿進化來的一類東西不許講；（三）「東方紅」等讚美共產黨的歌曲不許唱；（四）共產黨領導的

報紙不許看。其餘的記不清了，大致和那天報紙上的內容差不多。

關於不許看報紙一點，文貴賓還說過：經主教特准的人可以看看。據此可見帝國主義分子的欺騙手段了。如果說看報紙能影響信德的話，為什麼有的人能看，有的人不能看？再有，關於進化論，因為有了科學上的證據，天主教對於人類從起始到現在有相當的進化是不能否認的，有許多書上都這樣說過，可是帝國主義分子竟以此來挑撥我們和共產黨的接近！其居心何在，不問可知了。

### 不覺得奇怪

王沈耳神甫

我看到文貴賓給卜相賢的手令之後，並不覺得奇怪，因為這是帝國主義分子一貫以教會干涉政治的作風，他一向仇視中國人民，奴視中國人民。在天津解放之後，他看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他害怕，怕不能再作威作福了，因之他要破壞、離開，使中國教徒不認識祖國，反對政府，這個手令就是他反動的鐵證。其中有一條尤其無恥

，就是不准許我們看報。中國人為什麼不能看中國報紙呢？難道讓我們看梵蒂岡報紙嗎？讓我們看法國報紙嗎？這也是教義嗎？真是荒謬絕倫！但是帝國主義分子的心機是白費了，我們全都明白，我們是中國教友，生在中國，死了葬在中國，沒有理由不愛我們的祖國，更沒有理由違從這挑撥離間的手令。

### 文貴賓的「苦修」

進一

十幾年以前，西開天主堂有一個工友，常常看到文貴賓住室的桌子上放着一個像皮鞭子似的東西。他很驚奇，不知道是幹什麼用的，所以他每同教友聊天的時候就談起這件事。後來以訛傳訛，說那東西就是皮鞭子，「苦修」用的，於是就有人說：「天主教每夜打苦鞭，真是聖人。」究竟這位「聖人」是否「打苦鞭」呢？不是的。以後發覺，他原來患小腸疝氣，那類似皮鞭子的東西是醫治小腸疝氣的皮托。他被驅逐出境之後，李東序先生從他屋裏把那皮托找出來，說明前事，在場的人，全都鬪堂大笑。



# 文貴賓的罪惡

張 鷟

① 變賣望海樓教產，把錢寄往法國充軍餉。



② 勾結日寇、漢奸、美帝間諜和國民黨特務，殘害人民，供給情報。



③ 積極支持「民衆建國協進會」和「公教育年報國團」兩特務組織。



Holy Spirit Library

④組織「聖母軍」，反對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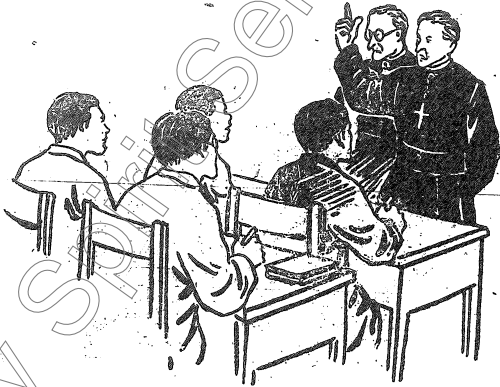
⑤散發反動冊子「天主教怎樣對付共產黨」、「原子彈的威力」、「學習參考」等。



⑥ 散佈謠言，阻止青年入進步學校。



⑦ 舉辦「學習週」，由美帝間諜、相賢等主講，針對人民政府政策進行破壞與誣蔑。





⑧ 贖救流亡地主、特務、一貫道徒爲「聖母軍團員」。

◎ 房樓所八的強樹徐好漢人誕繼

⑩破壞三自革新運動，說簽名革新就是「裂教」、「背教」，就要下地獄。



⑪被驅逐出境。



# 「帝國主義分子是法利賽人的黨徒」

## 天主教的死敵——讀後感

羅 尊 禮

讀了張羽時教授的「帝國主義分子是法利賽人的黨徒，天主教的死敵」之後，解決了我很多的思想問題。首先帝國主義分子常說天主教是「超政治」的，以往我也相信，可是現在細細檢討起來，簡直是騙鬼。就以我個人為例罷，我就曾經很忠實的爲那些法利賽匪徒們幹了不少的反人民的事情。

我是「聖母軍」支會的秘書，每天念「這一位來時候日出……勇敢衝鋒陷陣的……」反動的經文，祈禱聖母軍重來。又於一九四九年夏季，借著去石家莊學習的機會，企圖在那裏發展「聖母軍」，擴大反動組織。我那時就是這樣聽法利賽人的指使，認賊作父，這是我的不可饒恕的罪惡。張羽時教授說：「這些法利賽匪徒，聲稱著天主教的領導地位，利用天主教危害我們祖國，也危害了天主教本身，我們能容忍下去嗎？」由於我自己的事情，我深切的體會到張羽時教授所說的一點也不錯，我們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我們要效法耶穌，用鞭子把法利賽人趕出聖殿。

其次是關於愛教與愛國問題。帝國主義分子是不許教友們愛國的，我們一看文貴賓給卜相賢的手合（參閱本刊本期第八頁），就知道法利賽人是多麼陰毒了。可是我在那個時候，絲毫沒有覺悟，竟聽信了他們的謊言，不但不愛這偉大的祖國，反而爲反動組織「聖母軍」效忠，敵視人民，以爲愛教就不能愛國，其實，是帝國主義分子歪曲了教義。第四誠就明明告訴我們，教友應該愛國，張羽時教授說：「我們是好國民，也就是好教友。」這真是天經地義的事。我不再懷疑了。

在過去我受法利賽匪徒的毒很深，認爲主教神甫就是天主，就是耶穌。記得在小的時候，有一天早晨在四開堂院子裏和同學們玩皮球，文貴賓從旁過去了，我沒有看見，沒有照例的向他鞠躬。等到發覺之後，心裏非常害怕，玩也玩不下去了，認爲自己犯了罪，當天沒敢領聖體，兩夜沒睡好覺，後來硬著頭皮到文貴賓那兒去辦神工，把經過告訴他，他說：「這是罪，我赦你！」張羽時教授說：「有許多教友之所以盲從帝國主義分子，是因為怕受神權處分，而事實上，神權只是帝國主義分子玩弄的工具。」事

寬就是這樣。我們看，沒有給文貴賓鞠躬，就算是犯罪，天主教道理裏有這樣規定嗎？這就是帝國主義分子濫用神權的鐵證。

關於教宗問題，我的看法一向是很糊塗的。像上面所說的，我對主教神甫還是那樣盲目的崇拜，對教宗更以為是神聖不可侵犯了。我認爲教宗是耶穌駐在地上的代表，他不會有錯。經張羽時教授把教宗的來歷與錯誤說明以後，我的思想才轉變了。原來在政治方面，教宗是反動統治者的工具，給王室貴族帝國主義充當爪牙，還有一個十六歲的小孩子也當了教宗（若望第十二）。一三〇九——一三七年，有過一次兩個教宗對峙，一次三個教宗並存，那一個說的話對呢？頂要緊的一點，就是教宗不是神，是人，一個人一定有私慾偏見，教宗也不能例外。一九二九年，教宗第十一說墨索里尼「是天主賞賜的人」，比約第十二曾宣佈西班牙匪徒佛朗哥的制度爲「天主的秩序，天主教信仰的堡壘」，能說這不是錯誤嗎？我們能聽信嗎？教宗的面目我們已經認識清楚了，我們對他應該保持什麼態度呢？張羽時教授指出：「我們的責任是認識與改正我們的錯誤，我們決不能像法利賽人一樣掩飾自己的錯誤。」

以上是我讀了張羽時教授「帝國主義分子是法利賽人的黨徒，天主教的死敵」以後的一點心得。但是我自已覺得還不够，因那篇文章的內容太豐富了，我還要結合我自己的思想繼續鑽研，繼續洗刷帝國主義分子傳給我的毒素，並盡全力爲三百革新運動而鬥爭。

## 愛國決不後人

### ——天津市教友訂立愛國公約

本刊記者 喬林

天津市第六區賀家口子、三德里兩個堂口的  
一千多教友，最近訂立了天主教徒愛國公約。

在十月二十一日的下午，第六區區長武德鏡  
向六區各界人民傳達了市協商委員會決議，號召  
區民重訂愛國公約，以切實可行的行動來加強抗  
美援朝。第二天早上八點鐘，賀家口子教友三十

多人就在堂裏開了一個討論會。在會上，有一位  
六十四歲的張保辣老太太忽然說了話：「光說愛  
國，咱們得幹點兒嘛，才表示咱們愛國呀！別人  
我不知道，我這末大歲數了，沒別的本事，我要  
給志願軍做軍衣，手工錢捐出來買飛機大炮打美  
國鬼子。」

HOLY



張保赫老太太的話，在會場中得到了熱烈的反應。王瑪利亞、李德肋撒、紀孫氏幾位老太太異口同聲地說：「對，應當這樣。」不到幾分鐘，馬上有十三位老太太每人答應做一套軍衣，工錢捐獻。男教友們也不甘落後，這個說：「我捐兩千，」那個說：「我捐三千，」更有人說：「我除了住戶的公約以外，每月再捐三千，一直到把美國鬼子趕出朝鮮爲止。」有人當場掏出錢來，要交給主席轉給政府。

在熱烈的空氣中，討論會產生出來一個教友愛國公約草案來，又經過大家會後協商，公約訂出來了：

第一，加強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運動（每月捐獻××元）；

第二，堅決檢舉反革命特務分子；

第三，保證做好擁軍優屬工作；

第四，肅清教內帝國主義分子，堅決與帝國主義割斷一切的聯系，澈底實現三百革新運動；

第五，響應政府及促進會的一切愛國運動的號召。

賀家口子教友訂立愛國公約的消息，很快地就傳到了四里外的三德里。三德里教友二十多人，就在下一天（廿三日）晚上開了會。

「人家賀家口子訂了公約了，咱們又落了後了！」會還沒有開始以前，教友們就噙噙嗒嗒地

談論着。開會以後，大家也是熱烈地討論如何訂公約和捐獻的事。「你捐多少？大娘！我捐三千！」「不，我做一套軍裝！」「你一套軍裝？好！我捐五付手套，連工帶料都是我的。」你聽吧，都是這樣的挑戰和應戰的聲音。

三輪車工人齊德林，從小在一個耶穌聖心堂裏打雜兒；後來因爲給一個教友介紹了一個外教的媳婦，飯碗砸了。他一氣，就蹬了三輪車。「我不信離開你們活不了！」小伙子骨頭可真硬！蹬三輪在解放以前可是苦生活；解放以後總熬着好點兒了，可惜身子不爭氣，今年春天得了肺病，工會弟兄們、教友們噓寒問暖，熱心招呼，這會子好得多了，可是還不敢太賣力氣，怕病又犯上來，早上出車看看够了一家三口的吃喝，就趕快收車回家休息。

這一天他也上了勁。「別瞞生活苦，咱也不能落後，」他心裏早就拿定了主意。「我也做一套軍衣！我蹬車，我女人可以做！」

如果你現在到這些地方的教友家裏去，你準可以看見：在每一家的牆上，都貼了「天主教徒愛國公約」。有的人會很得意地告訴你說：「瞧！我們兩份公約！」

最近聽說，小白樓的教友也在訂公約了！親愛的讀者們，天主教徒愛國公約的運動要遍遍全天津，全中國！

# 記申「軸子」

文 禱

(一)

申「軸子」的名字叫申蘊藉，河北省大名府的人氏，今年已經是五十五歲的年紀。一家子奉天主教。他從小就念法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跟「華工」出洋到法國當翻譯，回來之後就一直任法國工部局做事。脾氣「軸」，所以才得了個「軸子」的外號。在工部局的時候，他常看見外國人打官司都是坐着說話，而中國人就得規規矩矩地垂手侍立，心裏頭老大不平。有一次他和偵探長饒伯澤 (R. Jober) 說：「咱們這兒該是個講理的地方呀！爲什麼對中國人和外國人就兩樣待遇？」饒伯澤笑了說：「墨歇 (Monsieur) 申，你別

忘了，這是租界地！你可知道租界是怎樣來的？是你們中國人打敗了割給我們的。我們來中國爲嘛？當然得處處爲我們合適。爲我們合適，爲你們就不合適。誰讓你們中國人不自強呢？」

「對，誰讓我們自己不要強呢？」申「軸子」當時還不明白是由於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使中國落到這步田地，只記住了這句話，埋怨自己不自強。心裏還想：假若讓法國人睡上一百年，咱們好好趕它一百年。他一心盼望着法國人睡，可是事實上英、法、美等西方帝國主義一天天往中國伸腿，支持軍閥打內戰，最後出了個蔣介石，把個日本鬼子勾了進來。

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天津，

整個都成了日本人的天下。日本鬼子對於像申「軸子」這樣能說法國話的人，還想利用，所以在「興亞三區」分局裏給他留了個外事組長的缺。可是申「軸子」不想幹了，他向漢奸提出辭職。日本鬼子和漢奸們沒有什麼理由不准他辭，可是暗中派特務跟了他好幾個月。他開始和朋友們做買賣。買點兒，賣點兒，囤積倒地，過了好幾年，日本人投降了！他心裏很高興，這些年當亡國奴，氣受够了；同時也還夢想着恢復往日的的生活。可是實際上又滿是那米回事。國民黨反動派靠着美國鬼子的力量到了天津，天津成了美帝國主義的世界。換湯不換藥，美國鬼子比日本鬼子更兇，也更巧妙。申「軸子」跟外國

HOPE

人幹了二十多年，很懂得這個敘門兒。

這時候，他年紀是一天比一天老，心裏唯一的一點兒安慰是：感謝天主的保佑，三個兒子都大起來了。大兒子在工商附中畢了業，上了北平師大，二兒子三兒子一天比一天往高裏竄；再過幾年，不也是很興旺的一家人家嗎？

一九四八年秋天，有一個瞻禮六，大兒子忽然從北京跑回了天津。娘問兒子：「怎麼今天就回來了？學校放假？」「不是。聽說學校裏抓人。我們天津的幾個同學都回來了。過兩天就回去。」兩個老年人爲兒子捏一把汗，可是主日一過，大兒子態度很自然地離開了家。這一去不要緊，一直到天津響完大砲，解放軍進了城，才又見着面。解放後頭一天，二個穿軍裝的青年跑進了大門。老太太怔住了。

「媽！您不認識我了！」年

青人滿臉笑容地說了話。  
老太太揉了揉眼睛：「啊！是你呀……」大兒子已經參加了解放軍，並且加入了共產黨。

(11)

大兒子入城之後，就分配到教育界工作，在一個學校裏當了教導主任。二兒子和三兒子，在解放後努力學習，進步是一日千里，並且都參加了青年團。有一次兒子買了一本『爲帝國主義服務的梵蒂岡』送給爸爸。老頭子看了大發脾氣：「瞧！你們把人糟蹋成什麼樣子？」

可是兒子們並不灰心，這是一個勁兒地說，勸。慢慢兒慢慢兒地，老頭子的腦筋有點活動了。

「你們說的倒是有點兒道理。」老頭子有一次向哥三兒說：「他還是想他多年來想過的事：中國過去爲什麼不能強？經過

好些次的翻來覆去，他想出一條理來：中國過去的政府，哪兒有一個像樣兒的？哪兒能好？可是，爲什麼過去的政府都那末烏烟瘴氣呢？這不是他媽的帝國主義後頭搗鬼？直奉戰，直皖戰，……哪一次不是帝國主義給軍閥撐腰？所以，他得出一個結論來：要想好，先得限帝國主義幹。

這正是天津教友門爭文責實的時候。申「輔子」在「法蘭地」混了二十多年，外國神甫嗎五喝六走動官府的事他見遍許多，外國神甫霸佔教區財政的事在他也不算新鮮。可是在過去，他的腦筋一直受着帝國主義的毒，所以他不看出不什麼不對勁來。「錢是外國來的，當然外國人要管了。」他一直是這樣想着。這一次，經過大家和文責實的一場惡鬥，他才轉過這個彎兒來：「不錯，也許有一部份錢是外國來的，可是，不知道帝國主義從中國榨去了多少錢，如今拿出一點來，

還要中國人來感謝他們，真是太遲了。這且不說，該不是應該傳教用嗎？爲什麼外國人把住不放手？這裏頭一定有什麼。」

於是這樣，她一步一步地看清了教着羊皮的豺狼的眞面目；她才下决心參加了革新運動，參加了西聯教友的學習。

## (11)

今年九月裏，申「輔子」去過一次獲鹿，看他那在獲鹿中學教書的三兒子。

他已經七八年沒出門了。在他心裏所想的是：擁擠、吵嚷、抓手、誤點……可是一到了車站，他大吃了一驚。車站修理得煥然一新，這祇是表面上的事，最讓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的是：無論在賣票的地方，剪票進站的地方，旅客們安安靜靜地排成長長的一行，等着。沒有人用小簾子揮兒打，也沒有人用槍刺來示

威。進站上了車，一個列車員走過來，說：「老大爺，那邊有座兒。來！我給您拿包袱！」車上的人都歡天喜地的，有說有笑，不是談生產，就是講學習。「怎樣都變了樣？」申「輔子」心裏想。

到德縣換車奔正西，申「輔子」抬頭往窗外一看，嚇！遍地都是棉花。「怎麼收成這末好？」從鐵路兩邊起，一眼看不到邊兒。他都看得呆了。

到獲鹿已經是晚上八點。人生地疏，獲鹿中學又是個新成立的學校，問誰都說不清。一位老大爺跟他說：「老鄉！我帶你找我看。」老年人陪着他走了好幾條街，天都黑透了，也沒打聽到這中學到底在哪兒，沒辦法，就領他到了一個棧房。「老鄉，你在这兒歇一夜，明天再找。」掌櫃的過來一問，聽說是老遠從天津來看兒子的，分外透着親熱：

「這末大年兒了，這末遠的路。您可是真疼兒子！」端茶倒水，飯送上來，還帶着多少句誠懇的客氣話：「這兒小地方，可比不上你們天津衛。要啥沒啥，您就委屈點兒吧！」申「輔子」眨了眨眼睛，心裏可在尋思着：「這像是住客棧嗎？」

第二天，在一個半山腰裏找到了獲鹿中學。兒子見了父親，說不出的高興和感激。校長也跑過來：「申先生的父親！那也就是我的長輩。老先生，好容易來一趟，您可得多住兩天。小地方，沒什麼招待；可是，這個地方古迹不少，楚漢爭的年月，韓信在這兒住過兵。您得去看看。我們工作忙，不能陪您。您可千萬別客氣！您愛上哪兒就上哪兒，沒事兒到圖書室看看書，要不輪下歇會兒。您可別拘束！」

老頭子在學校住了三天。臨走時，帶了兩大包的土產，比來

# 來函摘錄

## 安慶天主教革新運動

天津天主教革新促進會：

安慶革新運動是在一九五〇年冬，教會學校英文中學師生反對帝國主義分子蔡光中造謠「原子彈只有美國有」，「鼓動中國人民是痞」，和反對其推銷中國兒童的控訴運動的勝利基礎上，逐步掀起和擴大的。中間遭受到反動組織「聖母會」「十人小組」的阻撓和破壞，但是越激起了愛國愛教的教友們的憤怒，統一戰線便在學校的範圍內很快的建立起來，教徒師生和差教徒師生、學校行政、青年團、學生會、少年兒童隊緊密的團結起來。結合着黨壓反革命，清理校產……種種愛國運動，一齊向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進攻，摧毀了帝國主義的核心——「聖母會」和「十人小組」。五月廿八日，安慶各

界人民代表接受全市各界人民的要求，檢査天主堂，破獲了軍事侵略的物證和入證，嚴穿了帝國主義分子的陰謀，建議人民政府逮捕了蔣耿光、蔡光中等七個有罪行的帝國主義分子，並在九三勝利紀念日各代慶祝會上，通過和執行了驅逐出境。

各界人民反帝怒潮，推動了天主教革新運動大張旗鼓的開展起來。從六一到九三這一階段裏，通過了化整進行宣傳，教友登記，革新簽名，清理教會財產，收回經濟，傳教和教會行政主權，一直到驅逐七個帝國主義分子出境爲止，獲得了革新運動的勝利果實。

我們革新工作，獲得顯著成績是事實，然而也有缺點，主要的是我們缺乏鬥爭經驗，因此在鬥爭中的意見不能統一，政治覺悟性不夠高，殘餘的帝國主義分子仍然在陰謀活動，破壞革新，企圖東山再起。其次，教友們還

的時候東西還多。上火車的時候，一個列車員幫着往上拿運費。就聽那列車員冲着車上喊：「老張！過來幫幫忙。」一個穿鐵路制服的人趕緊跑過來，三個人把東西弄上車去，申「轎子」看那個老張的路臂上帶着一個袖章，上面寫着三個大字：「列車長」。

(四)

「天下真是變了。」申「轎子」點起了一枝烟捲兒，對我說，「從前，我總以爲中國沒有辦法趕上人家外國了。今天，我才知道要緊，都有辦法克服。我老了，想起來我真後悔，爲什麼年青的時候不好好地學點兒本事，爲什麼淨給帝國主義做事？」

「可是，看着咱們中國起來了，我真說不出來的痛快。咱們可不再受他們的欺負了。先生，您說是不是？」

未能很好的組織起來，把革新運動廣泛深入的發動起來。目前我們已通過工作檢查會議，找出經驗教訓，極力糾正錯誤和缺點，定出下一階段的工作計劃，爭取在年底完成：(一)團結好中國主教和中國神甫，與帝國主義割斷一切關係；(二)和中國神甫協商組織教友，從頭學習耶穌真的教義，從思想上肅清帝國主義一切影響；(三)請人民政府協助，大力恢復和改造原有生產部門，從經濟基礎上建立自治自強自傳；(四)結合宗教道理，開展教友愛國主義學習，和長期捐獻飛機大炮運動，建立教友愛國主義思想。

敬禮

此致

安慶市天主教革新總委會

一九五一年十月廿四日

## 唐山促進會的工作

天津革新運動促進會：

唐山愛國天主教徒在半年前聯會努力開展這一愛國革新運動，終因帝

國主義分子的欺騙、威脅，沒有收到令人滿意的成果。自從抗美援朝運動深入展開以來，我們受了愛國主義教育，知道了近百年來，中國人民受盡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帝國主義分子披着宗教外衣，作帝國主義的走狗，殘害中國人民，他們實在污辱了我們純潔的教會。我們在四月以前重整旗鼓，堅決與帝國主義分子作鬥爭，不再受帝國主義分子的欺騙、麻醉和威脅。首先聲明驅逐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獲得唐市廣大愛國教徒的擁護和各界的支援，進而展開革新運動，在九月成立革新運動學習小組，現在正在熱烈展開學習中。

我們唐山市革新運動能有此初步成績，不能不歸功於天津市樹立起革新運動的旗幟，使我們有信心有準備去奮鬥；並承貴會按期贈閱大批『廣場』給予精神上的支援。謹向貴會諸同志致深切謝意。

敬禮

此致

唐山市天主教革新運動學習小組長

張適五

## 大安神甫的殘暴行爲

一九二二年春，永平府教區山海關天主堂大安神甫(荷蘭籍)，到我們那裏——都察鎮(冀東撫寧縣)去下會，我哥哥拉着驢到北戴河車站去接他。他騎在驢背上，我哥哥給他提着皮包，在地上跑。他東一句西一句的跟我哥哥閑扯。路過牛頭崖莊時，有幾個小孩正在莊頭上坡青草，聽到這洋腔的中國話，很是驚奇，其中一個小孩說：『看！洋鬼子！』這個殘暴的大安神甫，馬上跳下驢來，照着叫『洋鬼子』的小孩，下死命的踢，第一腳已經把小孩踢暈了，他還繼續踢了好幾腳。這些帝國主義分子們，口口聲聲說傳佈耶穌福音，愛人如己，可是他們的行爲却毫無人性，任意的殺害中國兒童！

(黃峯)

# 行罪惡萬的軍母聖

——報日放解海上載轉——

(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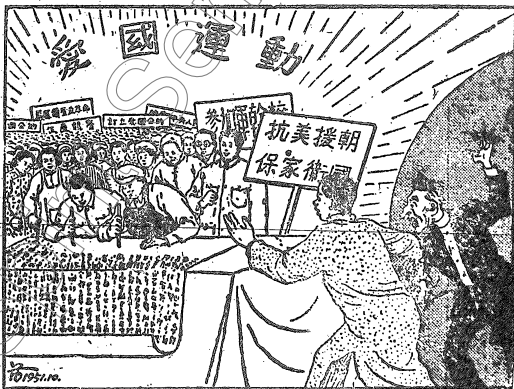


和務特、匪王、霸惡、主地亡逃收吸意注別特『軍母聖』  
 實一』籍取府政民人年九四九一。織組的它大擴以，子分聯反他共  
 救主天爲徒『道實一』廣發置佈再一就子頭的『軍母聖』，後『道  
 。『軍母聖』入加們進收吸並，從



◎他們經常製造各種謠言來污蔑中國人民，破壞中國人民的抗美投朝愛國運動，如說：「聖母在朝鮮美英軍隊上空顯聖」等。

現的：人民在訂立愛國公約和捐獻子彈。各界  
的：要捐子彈，不能去。◎他們破壞訂立愛國公約和捐獻子彈。各界  
的：要捐子彈，不能去。◎他們破壞訂立愛國公約和捐獻子彈。各界  
的：要捐子彈，不能去。◎他們破壞訂立愛國公約和捐獻子彈。各界  
的：要捐子彈，不能去。◎他們破壞訂立愛國公約和捐獻子彈。各界  
的：要捐子彈，不能去。◎他們破壞訂立愛國公約和捐獻子彈。各界  
的：要捐子彈，不能去。◎他們破壞訂立愛國公約和捐獻子彈。各界  
的：要捐子彈，不能去。◎他們破壞訂立愛國公約和捐獻子彈。各界  
的：要捐子彈，不能去。◎他們破壞訂立愛國公約和捐獻子彈。各界  
的：要捐子彈，不能去。◎他們破壞訂立愛國公約和捐獻子彈。各界



HOLY







① 他們不准教友唱愛國歌曲。天津法漢中學同學楊志田因唱「真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歌曲，被帝國主義分子橫加干涉，他們說：「誰說解放了？法漢中學還沒有解放呢！」



② 他們還印發各種反動書籍，如在「恐怖的共產主義」、「天主教怎樣對付共產黨」一類的反動小冊子中，挑撥和煽動中國天主教徒從事反人民反祖國的活動。

Holy



民人華中對反開公如，贊政博委府政民人軍破子分【軍母聖】  
 聖的稱實叫名個一。『庭家婆破是法網婚行執』：說，法烟婚國和其  
 分急主國帝中『軍哥親』，記查去府政民人區到時婚結他，員團『聖母  
 。禮冠他給徒教主天的他其止禁，『教叛』是細實斥就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公然宣傳反對，污蔑農民是「窮鬼」，「沒有人格」。



◎『聖母軍』仇視土地改革，公然宣傳反對，污蔑農民是「窮鬼」，「沒有人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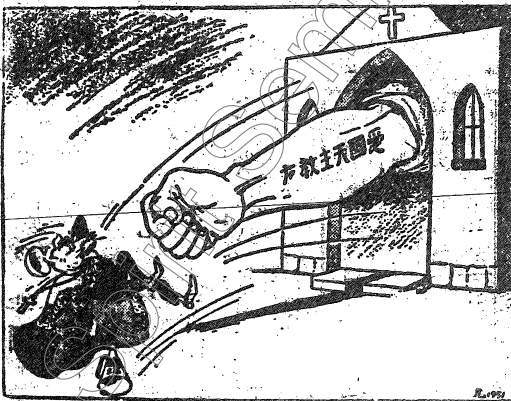


●人民政府是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愛國的天主教徒進行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革新運動也決不讓帝國主義分子假借天主教為掩護進行破壞。新中國建設和破壞信教自由。可是「聖母軍」却千方百計污蔑三自革新運動和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



●天主教的區區們從漸漸清看國帝主義分子種種種子的民人害危種種子分義主國帝了濟看漸漸們從教主的區區們也，行即國變了區。教宗等污也時同，調觀害危僅不子分些道到職忍們友救，教覽顯顯的義主國帝與斷劃決緊，義主國帝對反，來起結團們友救，教覽天地各國全，後以始開元廣川四從動運運。影運新本自三應響紛紛從教主。

非常恐慌，便用種種無恥的手段阻撓教友，他們  
 國語學校，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一年間，黎培里兩次簽發  
 命令，第一「背教」、第二「下地獄」等名目來威脅教友。  
 精神摧殘。



◎南京帝國主義走狗趙鴻聲不給愛國教友發  
 證，並說愛國教友「背教」。但是愛國的天主教  
 友們更清楚地認識了帝國主義的反動行爲！不承認  
 趙鴻聲是神民，當場將他驅逐出天主堂，不讓他再  
 披宗教外衣進行反動活動。

Holy

稿

約

- 一、本刊歡迎各地神長、教友及讀者投稿。
- 二、內容以反帝愛國愛教為主，如：
  - (1) 關於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事實；
  - (2) 各地三自革新運動的作經驗及發展情況；
  - (3) 對於帝國主義所歪曲的教義的批判。
- 三、文章體裁不限，但要通俗。論文、紀事、文藝、通訊均可。
- 四、稿件請寫清楚，直行，請勿寫在紙的兩面。
- 五、圖畫及照片尤所歡迎。圖畫請用黑色。
- 六、稿費文字每千字一萬元至五萬元；圖畫及照片每幅一萬元至三萬元。
- 七、本刊對來稿得酌予刪改或摘用其中的一部分。
- 八、來稿除附有貼足郵票的信封外，概不還。
- 九、稿件請寄天津十區新華路二七二號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廣播部。

# 廣揚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零售每冊人民幣一千元)

## 第九期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 出版者

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

(天津一區河北路八十號)

### 訂閱價目表

| 期   | 冊數  | 價目    |
|-----|-----|-------|
| 三個月 | 六冊  | 六千元   |
| 半年  | 十二冊 | 一萬二千元 |
| 全年  | 廿四冊 | 二萬四千元 |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國外及掛號郵費數目，請來函接洽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